

蔣志：懸置

陳立

「我只想讓你愉悅 / 短暫 / 唱著歌 / 說 / 短暫」

這是蔣志在《情書》（2010）作品題語裡寫的一首小詩。簡練而雋永的短句，一如《情書》裡被酒精附著而點燃的花朵，毫無贅述。你很難不被它所打動，大多是可能預想了鮮花即將被毀滅這一悲劇性的經驗。但蔣志卻似乎無意於指向花與火的悲劇宿命。《情書》是此刻的，這裡花與火的共存與交融是短暫且真實的。它是正在此時、還未指向下一刻的時鐘指針，也是西西弗斯眼前的巨石。

《情書》是引人駐足凝視的。愛人的驟然離世，生命的無妄之災無疑是蔣志當時生命中的巨變，在此基礎上繼續附加藝術作品中的美學意義和哲學思辨都似乎顯得牽強。他是一位藝術家，同時也是一位愛人、父親、作家、詩人。就如蔣志2012年在廣東時代美術館的個展《蔣志：如果這是一個人》試圖將他藝術家角色還原為作為「一個人」的主體，我們可以通過蔣志諸多去理解他的藝術面貌，但卻難免會陷於藝術系統和社會工具論的局限。拋開這些社會角色屬性，蔣志與你我一樣，同為獨立的生命個體。我們不可避免地被納入現代主義或人文主義的結構框架中，同時也是辯證地存在於集體中的個體，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個體。

作為在中國九十年代實驗藝術發展背景下成長起來的藝術家，蔣志與當時的中國當代藝術家一樣，共同面對著中國政治風向、市場經濟和文化氛圍的轉型。就像他在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家們自我組織的實驗性展覽《後感性：異形與妄想》（1999）中的作品《屨中物》（1997）一樣，他們都嘗試以激進的、自發的藝術實踐來區別於官方/學院所建構的現實主義的具象和寫實傳統，和諸如「政治波普」、「玩世現實主義」這些備受國際市場關注的雙重桎梏。1997年蔣志

在邱志傑的出租屋裡所拍攝的錄像作品《飛吧，飛吧》，在《沉思曲》（Méditation）的音樂背景下，一隻模仿鳥翼的手在逼仄的生活空間裡「飛翔」，古典的浪漫抒情中夾雜著對現實的憂鬱和逃亡。而在1999年的作品《食指》中，蔣志拍攝了曾經影響了文革乃至文革後一代人的詩人「食指」罹患精神病的命運和現實處境的荒謬。也許正是因為蔣志長期在中國南方生活的經驗，在1995年到2005年從事記者、編輯的職業，獨立進行實驗小說和詩歌的寫作，他的藝術創作常常涉及媒體、社會性事件，而又極賦文學和語言上的「詩性」修辭，交織著個人身處社會中的遭遇和對語言的敏感及內在驅動。

蔣志作品中關於生命的體驗和藝術語言、修辭上的詩意，使觀者常生發出自我意志的覺醒。他的創作是對時間和還未處理的經驗的「懸置」，它不回溯過去，也不指向未來，而是關於此刻的停滯，懸而未決和循環往復；同時它也是對意義的「懸置」，過程、懷疑與掙扎先於定義和判斷。從2016年開始，蔣志重拾《情書》中的昔日之花。隨著人生境遇和生命循環往復的思考軌跡，同樣的主體，花的物質形式和對於「暫時性」呈現都發生了轉變。在關於這次展覽的數次討論中，蔣志提到了日本能劇大師世阿彌的作品《風姿花傳》。這本用「花」來象徵能樂表演習藝的作品，以「年年歲歲之花」傳述人生不同階段時期的藝術呈現與精神意涵。在蔣志的《去來》（2016—2017）系列的繪畫中，蔣志使用了「情書」拍攝之後留下的乾花，捕捉了它們在圓台上旋轉的一個時刻，重新將這些遺落在過去的花朵置於動態的、碎片的時空序列中，不停地迴旋往還、去而復來。以「重現之同」凸顯「重現之異」，提供了一種感知生命複合狀態的有效路徑。同時，在攝影作品

《舊顏》（2016—2017）裡，《情書》中真實、絢美而短暫的鮮花主體，被仿真的、似乎鮮豔恆常、永不凋謝、但年代久遠已顯塵跡的塑料花、絹花和料器花所替換，構建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大眾普遍的家居場景。蒙塵於時代的集體記憶，被擦拭一新，還原了在社會急速變動和集體無措中的寧靜片刻。通過借用重溫那個時期人們對美好浪漫生活的想像和審美的背影，蔣志勾勒當今新時代境遇快速變遷中，人們無處安放的情感和慾望，也透露出蔣志對中國古典哲學「無新無舊，無去無來」的思考。

「西西弗斯的巨石」、「父輩的背影」、「飄搖的樹」和「暴風雨」是蔣志的四屏錄像《在風中》（2016）的四個場景。就如被命運荒誕的巨石所支配的西西弗斯，或是行走在「前方是無盡的過去，背後是無盡的未來」的父輩，生命中的承受與困惑、孤獨與飄搖不定都化為風中諸相。在時間的夾縫中，無盡的過去與未來在暴烈而虛無的風中流動。這些無法被描摹的風的形狀，不知來處與去往。在蔣志的創作中，彷彿每一個「個體」都被懸置在虛無的凌冽之風中，經驗來自於過往，而宿命卻永不抵達。進退為據，不可復原與尋踪，唯聚攏於此。

陳立為獨立策展人和研究者，工作並生活於香港與中國內地，他的研究集中於中國當代藝術。他同時也是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員，他的研究集中在空間與美學政治、地緣政治、流動視覺影像和中國城市的藝術干預。他近期策劃的展覽包括：“他/她從海上來”（OCAT，深圳，2016）、“世變”（Para Site，香港，2016）和“餘興派對：集體舞與個人操”（刺點畫廊，2017）等。他的藝術評論文章常刊登在《藝術論壇》、《藝術界》、《藝術新聞/中文版》和《藝術世界》。